



茅盾文集

# 茅盾文集

八

短篇小說(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茅盾文集

第八卷

\*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书号 1305 字数 225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12\frac{9}{16}$  插页 2

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3000册

定价(3) 1.55元

## 第八卷說明

本卷收作者在1934——1944年間所寫的短篇小說二十四篇，分兩輯。選自《茅盾短篇小說集》第二集及短篇小說《耶穌之死》、《委屈》等集。

各篇此次均經作者重行校正，並新撰《后記》一篇。



作者和他的夫人孔德祉（1948年夏在香港）

## 第八卷目录

### 第三輯(1934—1936)

赵先生想不通	3
微波	13
拟《浪花》	18
夏夜一点鐘	27
第一个半天的工作	33
大鼻子的故事	43
手的故事	67
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”	115
官舱里	128
兒子开会去了	138
水藻行	145
有志者	165
尙未成功	187
无題	2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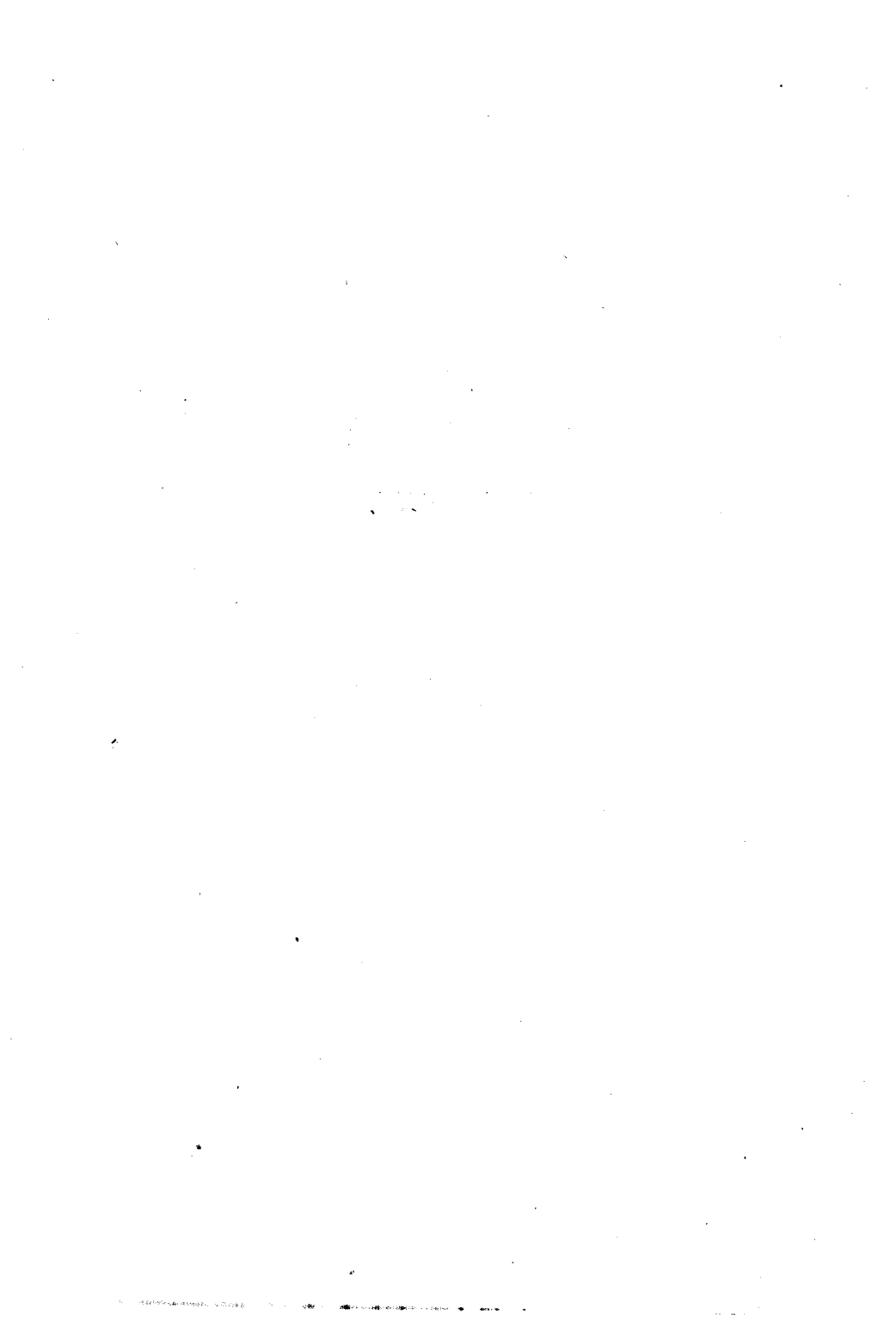
#### 第四輯(1942——1944)

耶穌之死.....	235
參孫的復仇.....	251
虛驚.....	260
過封鎖綫.....	272
委屈.....	283
報施.....	299
船上.....	315
小圈圈里的人物.....	325
過年.....	343
一個够程度的人.....	371
后記.....	393

第 三 輯

(1934—1936)





## 赵先生想不通

說赵先生不是个精明能干的做生意人么？那也不尽然。

在証券交易所內，他也算得上一条好汉。

他的眼睛就有鷹眼那么尖；不論是多少手乱麻似的挤在一处，也不論是每只手伸出的指头是两根三根或四根，他一眼望过去立刻就統計得很精密，他心里的表格上立刻就填好了：手掌朝上的指头一共有多少，而手背朝上的，又有多少。而且他又几乎認得每一只手的“后台老板”；这是四号經紀人那边的，那是三十六号的，——十回的猜認，九回不錯。

他的耳朵也是一等一的灵敏。在那嘈杂的数目字的风浪中，他会听出輕微的一声喊——比方說，六块三。“呀！这是个新盘子！”他心里一定也跟着来这么一个惊叹。

然而在这一切优点而外，赵先生却有个致命的缺点：那就是娘胎里带来的总喜欢“看低”的性格。有許多人在某一时期“看低”，他們有他們所以要“看低”的原因，或者也可以說是秘密消息；但赵先生的“看低”却几乎是一种主义了。凡是能够叫市場人心“看高”的消息，——也不妨說是

謠言，他赵先生总听着不受用，他总是把上嘴唇一掀，鼻梁上的皮皺成了十七二十八道，吐一口唾沫說：“媽的！靠不住罢！”可是每逢市場上起了叫人“看低”的謠言时，即使是离奇到难以相信的謠言，他赵先生就无条件的相信了。那时候，他的一双眼睛会兴奋到发紅，他的短而粗胖的手指会不知不觉时时发抖，他脸上眼睛边那块肉会跳，他說話的声音也比平时短促，老象是順不过一口气来。那时候，只要有人随随便便呐出个相反的消息，他赵先生就要認为不共戴天之仇，定要跟他爭辯到自己胜利。

然而你不能說赵先生的“看低”主义沒有得过手的时候。那是在两年以前，“九一八”刚过，“一二八”还没到。不过最近他却常常失脚了。作怪的是愈失脚，他愈“看低”。

这一天六点钟光景他满头急汗跑出了交易所的大門，心口橫塞着一块大石头：五千七百元的負数。照例他是坐黃包車回家的，但今天这“負数”的大石头使得他尽是打小算盘，他想要“安步以当車”。不行！两条腿不肯听命令！他只好雇車子。討价还价了十多次，检閱似的挨到第八輛，多謝那車夫是乾癟的“老枪”，赵先生这才怀着省下了一百二十文小錢的胜利的心情，很大方地坐上了車。

五千七百元負数的大石头压在他心口。好象为了这，那“老枪”的車夫就同蝸牛似的。在这些上头，赵先生倒是頂好的脾气。他閉了眼睛坐在那里，讓負数的大石头压着，暂时什么計較也沒有。

可是，轉弯时車身一側。他睜开眼来，自家的大門望

得見了，只隔着三四十個門面了，他忽然性急起來，一聲聲叫“快！快一點！”叫還不夠，雙腳蹬着踏腳板，篤篤篤！車把幾乎滑落了“老槍”的手。原來趙先生遠遠望見自家大門上那盞門燈點得明晃晃。這是浪費！

一跳下車子，他把門環打得震天響；門開了一條縫，他就強盜似的塞了進去；三腳两步撲到客堂門邊，嚟！他先關熄了門燈；一回頭，看見廂房里的六個燈頭返光燈如數開亮着，他喊了一聲，不管那邊有人沒有，就伸手到廂房門邊的柱子上使勁一抹，把那一串的開關電鈕全都掉了個頭；這才，他又趕出大門來付車費。

但是趙先生再回到客堂的時候，廂房里又是六個燈頭一齊亮了，還加上了風扇的聲音。廂房里有人！

而且還是兩個人，而且還是兩個人吵架的聲音！

趙先生聽聲音就知道一個是他的老二，一個是剛剛十九歲却已經成為“未亡人”的他的大媳婦。這一對兒長嫂小叔三日兩頭的吵得家宅不寧。趙先生唉了一聲，打算裝聾，然而到底不放心廂房里那開足了六個燈頭的返光燈，到底皺着眉頭踱到廂房門邊，自言自語地說一句“天天吵架，算什麼”，隨手就把六個燈頭一氣關熄了五個。

“誰吵架了呢？總共不過想拆她五十塊的分頭，她就大驚小怪的！”

是兒子的聲音。

趙先生聽得話里有什麼“拆分頭”，心頭一動，立刻搶步進了廂房，凸出了眼睛看着兒子；但是眼睛兒一溜，猛

又瞧見六个灯头返光灯里那个烛光最大的灯头偏偏忘記了  
关掉，他就赶快縮回身体，嚟！嚟！关了那最大的，开了  
那最小的；这才他安心地松一口气。

这当兒，年輕“未亡人”的大媳妇也开口了：

“听他的胡說！喔唷唷！——賭輸了，也不管是別人的  
东西，就想抵押出去，刚才还領了人来看呢！不要脸的！”

“看什么？”赵先生摸不着头緒，一面又赶快把电扇也  
关住。

“喂，爸爸，我告訴你：前回不是嫂嫂說过她那付紅木  
嫁妝白擱着也可惜，看有什么人要，打算讓去；今天碰巧  
有个主顧——”

“我几时說过卖家住？几时我說过？”

“哎，哎，碰巧有个主顧，带便同来看看，卖不卖还  
是由她的！——哦，大少奶奶！可不是，犯不着就生气？”

“喔，謝謝你一家門！我的东西，請你少費心！不管  
是阿猫阿狗，拖了来当做好主顧，”大少奶奶說到这里忍  
不住扑嗤地笑一声，“还說是看东西！这班浮尸，才不給他  
們看呢！”

“啊，唉唉！”赵先生装出沒奈何的嘴脸，一边搖頭，一  
边轉身就走。然而，猛可地他又站住了。他听得了胡胡的  
响声。老二或大少奶奶，又已把电扇开起。恰在这时候，  
老二格格地笑着說一句：

“不过看看你的东西，又不是来看人！管他們阿猫阿狗  
的！”

“什么！你嘴里乾淨些！”

大少奶奶尖着嗓子直叫了起来，眼波朝赵先生那边一溜。这一溜，也许是偵察赵先生听清了没有，但也許是“哼！你听得么？”的意味。

可是赵先生这时就只有电扇的胡胡的声音鑽进他耳朵去。他一本正經走到电扇跟前，郑重地关住，嘴里咕嚕了一句“又不热，开它干么”，就跑出了厢房去。

“狗嘴里不乾不淨，我記得你！”大少奶奶斜着眼說，小小的白牙齿咬着下嘴唇皮。

“啊哟！大少奶奶，大慈大悲的嫂子！下次我再說，罰我烂舌头！”

大少奶奶別轉臉去，扭一扭腰，——“搗什么鬼！”接着噗嗤地笑一声。老二赶快搶前一步，作个揖道：

“救苦救难的好嫂子，五十块总得借給我，明天請你吃館子。”

“喔唷唷，希罕你請呢！——可是我哪里来的錢借給你？”

“我晓得，晓得的；好嫂子，那就請你同孙某人轉借些。”

“咦，咦咦咦！”

大少奶奶脸上一紅，即又轉白，撇起小嘴巴。老二只是賊忒嘻嘻輕笑着，过一会儿，大少奶奶似怒非怒地說：

“你再說，看我就馬上借給你！”

“再說罰我烂舌头！”

“啐——”大少奶奶慢慢地打开了手提袋，用小指头挑出三张鈔票来，往老二手里一放，別轉着脸說“再多，当真我沒有”，就跑了出去。

随后老二也走出廂房来，沒头蒼蝇似的在客堂里轉一个圈子，决定袋里的三十元派什么用場好，却見他老子踱出来了。

赵先生先側耳听听廂房里有沒有电扇的声音。沒有！他再走过去关了廂房里的灯，一边却喚着兒子問道：

“老二，你同来看家住的是什麼路数呀？”

“一个四川帮的客人。”

呵！四川帮！赵先生猛想起了一件事。他两眼往头顶一挺，半张开了嘴巴，右手两个指头不住地撮弄，象要抓取什么东西。

他有一个四川朋友，不錯，重庆一家大商店的上海坐庄。說是川汇涨到一千四百，而且打来了急电，停止办貨，已办各貨停装，已經报关的貨赶速改运汉口：——这可不是那个朋友撒的謊哟！而且，不折不扣第一个得这项消息的，可不是他赵先生？这也不是做梦呀！于是隔夜一点鐘得了如此这般消息的赵先生，在交易所早市上当然“看低”呀！并且那天早市上謠言之多，也是赵先生他亲耳听到。他又看过“东报”，虽則不很了了，意会一下，正也符合他的期望，然而，然而只过了四十多个鐘头，他赵先生心口却压上一块五千八百元負数的大石头了！

是他的“看低”看錯了么？对了，他“看”錯。但是根据

以往多次的經驗，碰到这样的风吹草动，你不“看低”，难道“看高”么？何况赵先生本来不敢妄想它一泻二三元，只要低这么一元左右，他也心滿意足了。

赵先生不懂，自己回答自己似的摇了两次头，再定睛四面瞧瞧。兒子已經不在跟前了。客堂里的小电灯照出他孤另另一个影子。

負数的大石头到期怎么办呢？他也自己認錯到底似的往这上头一想。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已經觉得翻本完全沒有希望。他忽然也轉念到大少奶奶的那付紅木家性。那也多少值几文。“求人不如求己。”但是，但是，恐怕不能随他的如意算盘罢。

他不很明白大少奶奶整天忙些什么，也不很明白老二每天怎么混过去，至于他自己呢，倒很明白为什么而忙：在市場上忙于“看低”，回家来忙于关电灯以及其他的瑣細——一句話，不讓他們“浪費”。

那天夜里一两点鐘光景，赵先生又从外边回家来，带着三分酒意。湊巧是大少奶奶随后也回“家”来了。赵先生能够确实知道大少奶奶回家来过后半夜，便也值得在这里来一笔特書。因为这特别的偶然，赵先生和大少奶奶就例外的談了几句家务。

“什么老二領了人来看家性，我到底不明白。”

赵先生好象很随便似的問了一句。大少奶奶把嘴一披，似乎不願意再提到这件事，但是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搽着蔻丹的指甲以后，却又笑了笑說道：



“当真，我这付家性，你估来值多少？”

“一千三四百罢？”

“哦？那么，一千五不算吃亏了。”

“怎么？已经有人喝过价？”

“嗯嗯，我一个小姊妹，碰着急用，同我商量过好几次了，她借我这付家性去变钱，——多少我不用管，她出给我一张一千五百块的借票，长年一分四厘，两年到期。”

大少奶奶说话时那态度真是落落大方。可是赵先生凸出了眼睛，好容易等大少奶奶说完，就急得跳起来叫道：

“长年一分四？太轻了，太轻了！我出你一分六，家性交给我！”

“也好。不过，一分六让我那小姊妹出了罢，你借给她一千五罢。她有急用，我已经答应了帮忙。”大少奶奶不慌不忙说了又笑一笑。

赵先生皱着眉头，没有话回答。事情毫无希望，他本有几分料到，但不曾想到是这样一个没希望。

“明后天就要来搬了，”大少奶奶又补一句，就自顾上楼去了。

赵先生哭丧着脸，做不得声。心口的负数的大石头好象突然增加了几斤重量。要是他能够未卜先知，晓得家性去了后不多几天大少奶奶也就会不见，那他或者还有应急的方法，然而现在他只能木头似的坐在那里。

可是红木家性什么的，也在他心头停留了不多时候。刚才回家以前从一个朋友那边听来的话，他又吐出来细细